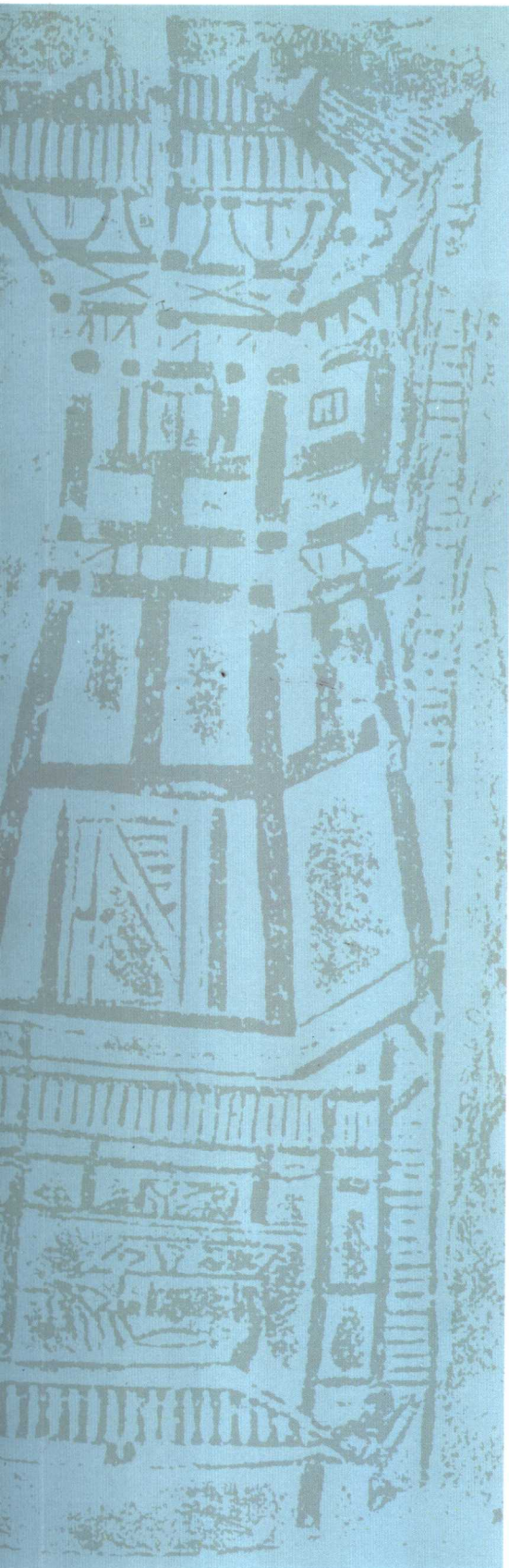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下

勞幹著

中華書局

中国文学史

中国文学史

· 1 ·

勞榘著

古代中國的歷史與文化

下

中華書局

目 錄

自 序	(1)
-----------	-----

上 冊

一、歷史與政治

中國歷史的周期及中國歷史的分期問題	(3)
秦漢時期的中國文化	(19)
從儒家地位看漢代政治	(33)
戰國七雄及其他小國	(41)
秦的統一與其覆亡	(93)
漢代尚書的職任及其與內朝的關係	(113)
關於“關東”及“關西”的討論	(131)
霍光當政時的政治問題	(135)
對於《巫蠱之禍的政治意義》的看法	(147)
論齊國的始封和遷徙及其相關問題	(161)

二、制度

與嚴歸田教授論秦漢郡吏制度書	(173)
再論漢代的亭制	(175)
漢代的軍用車騎和非軍用車騎	(195)
釋漢簡中的“烽”	(207)

論“家人言”與“司空城旦書”	(217)
----------------------	-------

三、思想史

《鹽鐵論》所表現的儒家及法家思想之一斑	(231)
釋《莊子·天下篇》惠施及辯者之言	(243)
記張君勛先生並述科學與人生觀論戰的影響	(253)
論儒道兩家對於科學發展的關係	(257)
評余英時《論戴震與章學誠》	(265)
論佛教對於將來世界的適應問題	(273)

四、社會史

漢代的豪彊及其政治上的關係	(283)
戰國秦漢的土地問題及其對策	(305)
簡牘中所見的布帛	(313)
中國古代的民間信仰	(319)

下 冊

五、地理與邊疆史

從歷史和地理看過去的新疆	(343)
秦郡的建置及其與漢郡之比較	(353)
中國歷史地理——戰國篇	(361)
論北朝的都邑	(369)
中韓關係論略	(379)

六、曆法

金文月相辨釋	(385)
商周年代的新估計	(427)
論周初年代和《召誥》《洛誥》的新證明	(455)
修正殷歷譜的根據及其修訂	(473)

七、考古學及文字學

釋築	(521)
漢代的“史書”與“尺牘”	(527)
中國文字之特質及其發展	(535)
釋武王征商簋與大豐簋	(555)
粘蟬神祠碑的研究	(561)
The Early Use of Tally in China	(565)
On the Chinese Ancient Characters	(575)

八、文學

古詩十九首與其對於文學史的關係	(627)
崑崙山的傳說	(639)
說拗體詩	(649)

九、典籍

古書重印問題	(663)
《中國古代書史》後序	(665)
附錄 勞幹教授著作目錄	(671)

五、地理與邊疆史

從歷史和地理看過去的新疆

一、河西及新疆一般狀況

在這裏所要討論的，即大西北的一部分，也就是大西北中間的一個重要部分——河西新疆地帶。一般人所認為的西北區域，是包括着陝西、甘肅、青海、寧夏、內蒙、西藏和新疆。但河西和新疆地帶，在地理的環境上相關頗切，所以在此作為一個區域來看待。在這一個題目範圍之下，大致包括幾個自然區域：第一，是甘肅西部的涼州、甘州、肅州、安西的附近，算作“河西走廊”；第二，是新疆的天山山脈一帶，算作“天山山區”；第三，是新疆的天山北路一帶，算作“準噶爾盆地”；第四，是新疆的天山南路，塔里木河灌注的地方，算作“塔里木盆地”。

河西走廊南北兩側均有山地，東南有烏鞘嶺和甘肅高原分隔，成為一個狹長的地帶。凡是烏鞘西北的河流，都成為內陸的河流而沒入沙漠。這些河流之中，只有武威附近的白辛河、張掖附近的額濟納河、安西附近的疏勒河，在下游匯成了一個湖泊，其餘許多的河流，都是沒於沙漠之中。河西走廊地帶，大多雨量很少，只有南面的祁連山中，才有比較充足的雨量。尤其是在冬天的時候，常有積雪。這些積雪到暖天溶化了，便增加了河流的流量，在山下平坦的地區，便利用這些河流來灌溉。河流的水量究竟是有限的，因此灌溉到的區域便成了水草田，灌溉不到的區域，就成了荒漠。

所謂荒漠，並不是全部都是——一望無際的黃沙，大略說來，至少可有三種：第一種可叫做礫板，完全是堅固的，平鋪着碎石；第二種可叫做乾原，完全是土壤，只是缺乏水分，只有些駱駝草、檉柳、白草之類稀稀的分布着；第三種才是沙丘，都是很細的沙子一堆一堆的遍布在全部的地面，沒有草和水。一般說來，河西

和內蒙沙丘都不太多，只有新疆的天山南路中央，塔克拉馬干沙漠，才有一串幾百里的這種現象。

新疆中、南、北三區，因為地形的不同，所以就形成了三種不同的區域，北部是準噶爾盆地，以草原為主；中部是天山山區，以山地為主；南部是塔里木盆地，以荒漠和水草田為主。

中部的天山山地，和吉爾吉斯斯坦山地及伊斯色爾湖附近盆地是一個不可分的區域。這些地方本來是中國地方；清末被俄國強佔去的，所以情況很不自然（伊犁河流域，中國只有上游，阿克蘇河卻在俄國）。就大體而言，海拔在一千公尺以上至五千公尺以上，高峰大率積雪，上面是終年積雪的，稱為永久雪綫，下面到冬季才積雪，夏季溶化，稱為臨時雪綫。在臨時雪綫中的積雪，便是盆地中的水源。一般說來，山中比較平地雨量為多，甚至可以高出二三倍以上，成為森林區。並且兩山間的谷地有溪流灌注，成為很好的草場作為牧地之用。其中並且有若干小盆地，如吐魯番盆地、焉耆盆地、鎮西盆地、伊斯色克庫爾盆地，皆為較好之區。

準噶爾盆地及伊犁河平原，北方比較開展，北冰洋的潮濕空氣可以深入，雨雪較多，大部分成為連續的草原，而不是孤立的水草田，並且愈向西方情況愈佳，伊犁河沿岸為新疆的精華所在，而阿拉木圖尤為中央亞細亞有數的大城市（阿拉木圖本名伊犁碼頭，俄人改為阿拉木圖，取名為“蘋果父親”之意）。在這個盆地之中，向來為游牧民族居住之所，但清代開發之後，情況頗佳。只有東部情況差些，有一個較小的荒漠，名叫古爾班通古特沙漠。

新疆的氣候，古今大致有相當的差異，古代要冷些，現代要暖些，所以從先只能做牧地的天山北路，現在可以開墾了。而天山南路的山峰積雪卻因為天熱關係，一天一天的縮小，以致水源也漸漸的減少。據斯坦因的調查，原來天山南路在崑崙山下的城市，古時比現在要靠北些，因為水源不足，現在都南遷了，以致古城都沒入沙漠之中，成了本地人搜索寶物之所。

塔里木河盆地是世界距海最遠的盆地，也是一個廣大而閉塞的盆地。四面的濕空氣不容易吹到，氣候最為乾燥。在盆地的中央，為一個極大的流沙沙漠，名為塔克拉馬干沙漠，都是流動的沙丘，中無滴水。在盆地的四周，因為有積雪的高峰，雪溶以後，成為河流，所以尚有若干孤立的水草田。比較大的河流，大

都在西部，西部的昆阿立克河、葉爾羌河、和闐河、克里雅河，匯流而成塔里木河，再匯成一個湖泊——羅布泊。但水源漸少，河流無定。從前羅布泊旁的大城——樓蘭城，後來也因為水源不足，河流改道而被放棄了。現在山頂的冰河，仍在退縮之中，不過要照斯坦因所說，現在仍在靠消耗太占的冰，那也不盡然。因為山中冬季的雪綫，還比夏天的雪綫低得多，冬水夏用，還不是沒有。並且水的利用亦不是恰到好處，將來還有再加開發的希望。

新疆及河西多為盆地的地形，所以石油礦非常有希望。玉門、烏蘇、庫車都已經發現了油田，並且都相當豐富。塔里木河盆地最大而且結構最完全，所以石油礦的希望也最大。甚至現在荒漠流沙之中，將來都可能是好的礦區。

二、上古時代的新疆

河西及新疆地區，誠然，在現在看來比較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為荒涼。但從過去來看，卻並不完全是這樣的。現在長江流域及黃河流域，經濟價值較高之地區多在平原，但現今的平原卻大多是往古的沼澤。向前推兩千年，即西漢時代，那時經濟中心是圍繞着泰山的半月形平原，而長江下游的經濟狀況，還落後得多。再向前推三千年、即距今五千年以前，那就可能山東半島的經濟狀況也很落後，而文化較高之區，卻在甘肅的洮河流域及青海的湟河流域。至少依照現在不完全的材料來判斷，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

農業的發展，應當和沙漠中水草田有若干關係的。就這一點來說，世界大文明最先發展的地方，埃及和米索布達米亞，塔里木河流域卻有若干近似之處。埃及和米索布達米亞都是少雨之區，水一定要從河裏放出來，需水最迫切的時候，也就是水最多的時候。尼羅河的水每年氾濫時期，因為上游雨季的關係，有一定的規律，塔里木河因為山頂雪溶的關係也有一定的規律。這些地方亢旱和淫雨的損害都比較少，只要改進一次生產技術，增加灌溉及開闢田畝，比較可以有把握得到更多的收穫。並且沙漠中的土壤，只要有水分，也很便於種植。因此照環境的狀況來分析，假如我們允許用埃及來比較，那麼塔里木河流域的農業發展，可能不僅在天山附近之前，並且還有可能甚至在洮河和湟河流域之前。

塔里木河沿岸最早的住民，依照我們現在的假定，最早是西藏人種，以後再

來了亞利安人，到了有史時期，再來了說突厥話的人。西藏人種在漢代西域三十六國中，尚有存在的。《漢書·西域傳》說：蒲犂、依耐、無雷等國，和西夜相同，都是氐羌一類。並且原來居住在河西廊子的大月氏，按照後來留存下的小月氏來看，也是氐羌人種。在這種情形之下來說，與其說他們是西藏高原下來的，不如說西藏高原的人是他們上去的，比較更恰當些。因為西藏是被極高的山所包圍，對外的交通只靠幾個險要的山口，中部雖有若干谷地，但都是零零碎碎的。這種情況，不宜於一個大民族的發育，卻宜於一個民族的避難。我們看氐羌民族的這一種，歷史上發展是很大的，要說是從西藏高原發育出來，那是一個不可想像的事。所以他的發育地方必須另找。可以設想的，是四川盆地、印度平原和塔里木河盆地。從四川盆地到西藏，人們要經過了許多橫斷山谷，太困難了。印度平原中，並無西藏民族發育的痕跡。所以假若西藏民族不應該就是在西藏高原發育出來的，那就還以塔里木河盆地為最恰當。

我們再看一看塔里木河流域南部的大城——和闐，從先在此建過于闐國，據《魏書·西域傳》于闐條云：“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惟此一國不甚胡，頗類華。”但據斯坦因《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說，在尼雅古城所發現的古文書，其中所用稱號名詞，多出於西藏語。而在安得悅(Endere)發現的文書亦含有西藏語的成分。又據白鳥庫吉所說(《東洋學報》三卷二號)，西藏呼玉為GYU，呼村落為TONG，則和闐在西藏語中為玉城之意。若此說可信，那就和闐的國名也是用的西藏字。

在原始而粗放的農業社會，農人和牧人的分別，並不像後來那樣嚴格《舊約》中的猶太人，便是農人，也是牧人。農人和牧人職業上的不同，只是對於環境上的適應。也就是在水草田住着的人們，已經開始他的半農業生活，而住在草原上的同族，卻仍然是隨着牲畜在那兒流浪着。甚至還可這樣說，同是一族的人，在初期的農業社會，地位低的人們，他們留在農田上來勞動，而地位高的，他們有勢力，有奴隸，並且有大群的牲畜，他們寧可兼營牧人的生活。因為牧人的生活不必要費太大的勞力，並且富於變化，這對於貴族是更要適宜些。雖然我們對於商代君主為甚麼要常常到外邊去，知道的尚不夠清楚。但對於遼金元皇帝的“捺鉢”、“行帳生活”，以及清代皇帝要在一年費很多時候來做“木蘭秋狩”，卻知道這種生活確有他們相當的愉快，凡是出身牧人皇帝的生活，都不是

歷代的南朝土族所能了解的。

從先“中國民族西來說”盛行時期，曾經根據“崑崙”的傳說，來斷定中國民族的西來。但是“崑崙”地位的決定，是出於《史記》“天子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云”。河源在古代就是一個謎，崑崙當然也就不可依據了。至於用中國民族四字來指“華夏”，也當然有語病。但比起後來有些人認為中國民族從北京人而下就是這一支未曾變化的，荒唐性還要稍遜些。誠然，中國這一個地方數十萬年以後，可能是總有“人”住着。但是華夏文明，以及代表華夏文明的若干民族，卻不定每一個都是居於本地，無一從外面來者。在這裏，我們不敢多說，不過“姬”、“姜”族姓，卻很有外來的可能。

依照傅孟真先生的“夷夏東西說”，認為夷東而夏西，夏族所代表的是夏和周，這是對的。又《姜原》篇中，認為姜即是羌，這也是對的。假如從這一點來推論，則在上古的中國，東起渭水，西至蔥嶺，有一個兼以農業和游牧為生的廣大民族。這一個民族不論稱呼做“夏”或稱呼做“羌”，實際上還是一樣的。在公元前二三十世紀以前的時候，塔里木河是分為南北兩支，河中的水比現在多，而塔里木河流域的任何一個水草田都比現在大。在這種狀態之下，塔里木河流域，便可能成為東方民族中最重要的搖籃，而洮河流域則為其副區，其後其中的一支從洮河流域而至渭河流域，更和沿海的文明相接觸，更形成了高度的文化。

農業的發展是人類進化中的一件大事。據古代的傳說，發明農業的祖師，一個是神農，一個是后稷，神農姜姓，后稷姬姓，姬和姜的關係，正像後代契丹的耶律氏和蕭氏，差不多是不可分離的。誠然關於古代發明的傳說是不能輕於相信的，不過兩種不同的農業發明的傳說，都歸於西方的部族，似乎不是偶然的事。后稷的“稷”就是從五穀中的稷而得名。五穀中的稷，照程瑤田的考證為“高粱”，也已經成為無疑的定論。但據最近于景讓先生說，中國的高粱可能從印度半島移來，這誠然是一個謎，但假如設想姬姜之族是從西而東的，那就史前時代對於印度植物的傳播，也許不是一個絕對不可能的事。

三、二千年來的新疆

這是很明顯的，中國被西方人稱做“支那”一字的語源是從“秦”字得來。照

伯希和(Paul Pelliot)的證明,所舉的《漢書·匈奴傳》和《西域傳》,匈奴人及西域人稱中國人爲“秦人”的證據,是堅強不拔。一般人的猜度,認爲是由於秦始皇的秦。但是從秦始皇即位到二十六年,所注意到的只是平定東方諸侯。而秦始皇二十六年到二世三年只有十四年,若說在這十四年中就樹立了對於西域的聲威,並不是一個盡情人理的事。但假如從秦穆公用孟明圖霸西戎算起(圖鄭之次年,公元前 629 年),至秦始皇即位爲止(公元前 246 年),尙有三百八十二年。在這個期間,尤其是秦惠王時取蜀(前 316 年)和取義渠的二十五城(前 314 年)尤爲重要。所以秦的聲威應當是秦始皇即位以前的一百年左右樹立起來的,而西域的間接交通,也在張騫奉使之前已經有了。我們知道有時商人的冒險精神是很大的,張騫看見從身毒(印度)傳到西域的蜀布和邛竹杖,現在雖然尙不知道是如何去的,不過中國的貨物在張騫之前走過這樣遠,卻是事實。那在戰國時期,秦的聲威已經播到西域,就不足爲奇了。

漢時的西域尤其是天山南北路一帶,和大漢帝國是唇齒相依的,因爲蒙古高原正是國防的缺口所在,按照當時生產方法和交通狀況,實在沒有辦法將土謝圖汗及唐努烏梁海一帶作爲郡縣。而居住這一帶的匈奴,又以天山南路的收入爲財源,所以必須控制天山南路才可以打擊匈奴的經濟。並且從長城出塞,全是正面作戰,也只有從天山北路方面烏孫作側面的攻擊,才可致全勝。所以有天山南北路,國防才能得到保障,如其不然,那北方邊地就無寧日了。中國對於西域的控制,最遠時曾經達到里海。但是就經營的情況來說,中國和匈奴卻完全不同,匈奴以西域爲財源,而中國除去屯田地方最多能做到自給自足以外,大致總是要從內地協餉的。然而中國的中央政府決不愛惜這些軍費,因爲倘若沒有新疆,也就沒有蒙古,沒有蒙古,也就沒有東北,而中國勢必變成北宋時代的可憐狀況了。

中國的漠北一帶,在春秋戰國以前,可能是分布了許多游牧的部落。這若干的部落,就是所謂“苦方”、“鬼方”、“昆吾”、“玁狁”,以及若干種的“狄”。但是他們和華夏的分別,與其說是種族上的關係,不如說是文化上的關係。到了戰國時期,他們一部分變成了中夏,一部分會合而成爲匈奴。三國時南匈奴入居中國,漠北就爲鮮卑占據。東晉後鮮卑入居中國,漠北爲柔然占據。等到柔然被北魏擊潰,漠北柔然的部衆歸於突厥,於是漠北成立了突厥帝國。及突厥被

唐所破，一部分兩徙，一部分歸於回紇，於是漠北又成為回紇的勢力。後來漠北先後入於契丹和女真，而最後歸於蒙古。在這個漫長的時期之中，西漢、東漢、唐和明代，不僅中國的軍隊曾經到達，而中國也曾經統治過這裏。尤其在清代將近三百年中，漠北和內地更樹立了不可分的關係。在同類的例證下，北魏、遼、金也是廣義的漢人王朝（因為都是中國文化集團的王朝。就政治學的觀點來看，一國領袖的祖先，屬於某個來源，並不重要），所以漠北不和中原成為一個政治單位的時期也就不太多。

西域自從漢武帝開始和中國交通之後，再加上李廣利的征服大宛，就深深的受到中國的影響，和接受中國的控制。到了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 60 年），鄭吉威震西域，在今庫車附近設置都護府，從此西域在政治上正式成為中國的屬國。此後僅有王莽時代一個短時期的背叛，到光武時期又再歸屬。一直到安帝永初元年（107 年）西域反叛，遣班勇平定西域，後置伊吾屯田（在今哈密），雖然帕米爾高原以西不再屬漢，而帕米爾以東卻一直在控制之中。到了西晉的晚期，還是一樣，而玉門關也在西晉時仍然和漢武帝晚期在同一的地址。到了十六國時期前涼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及部將張植率兵西進，西域歸順到張氏。苻堅滅前涼，西域歸於苻堅，苻氏的聲威遠播。及苻堅敗潰，西域又前後入於呂光及沮渠蒙遜，後魏滅沮渠，西域又歸入後魏。後魏太武帝太延元年（435 年）遣使至西域，西域數十國咸來朝貢，此後經北周至隋，內屬不絕，至隋煬帝大業時，且設西域校尉管理西域事務。此後中國大亂，西域中絕。到唐太宗時西域才又歸到中國。

北魏擊破柔然之後，漠北及天山北路均為突厥占據。唐太宗時突厥分為東西，在貞觀九年（635 年）平東突厥，擒頡利可汗。八年破吐谷渾（在青海），十四年滅高昌（在吐魯番，為漢人麴氏所建的國家），十九年定焉耆（在喀喇沙爾），二十二年定龜茲（在庫車），設安西都護府。從此天山南北路及昭武諸國（撒馬爾罕及布哈爾一帶），以及阿姆河及錫爾河流域均內屬。西方各族共尊唐太宗為天可汗，為萬王之王。到了唐高宗時，又滅西突厥。《唐會要》七十三：

龍朔元年（661 年），六月十七日吐火羅遣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並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一，縣一百一十，軍府一百二十六。乃於吐火羅立碑，以記聖德。詔從之。以吐火羅國葉護居

“遏換城”置月氏都督府，……波斯王居“疾凌城”置波斯都督府。各置縣及折衝府，並隸安西都督府。

可見唐代聲威傳播的區域已經遠過帕米爾之西了。但唐朝實際的勢力，還是到里海之東為止。因為這時薩拉森帝國（大食）已經開始強大，波斯帝國已經被薩拉森侵入，唐的政令並不能推行到伊朗高原的。到了天寶九年（公元 750 年）唐軍援薩馬爾汗，與大食戰，不利，唐軍盡沒。至此中亞細亞逐漸淪陷。

到了玄宗天寶十四年（755 年），安史之亂突然起來，使得大唐帝國趨於崩潰。於是河西隴右被吐蕃占據，和西域隔絕。回紇的勢力便伸張到西域。直到宣宗大中二年（848 年），張義潮收復河湟，才和西域恢復交通，但唐代控制力量已經不如從前了。文宗時回紇大亂，漠北被頡戛斯占據，回紇餘衆占據了河西一部分及天山南路之地，後來長期服屬於遼和夏。

在中央亞細亞的大草原中，民族相當複雜。但因為游牧民族彼此交通和分合比較頻繁，最後便使用了互相接近的語言，即烏拉阿爾泰語（主要的是通古斯語、蒙古語、突厥語和芬蘭語），而烏拉阿爾泰語系之中，尤以突厥語使用最廣。突厥語的本身就是一個具有複雜來源的語言（可能還含有古代漢語或藏語的成分），文法結構相當容易學習。最後使得天山南路許多水草田中許多言語不同的城市，都採用了回紇人用的突厥語，作為共同的語言。這時天山南路都是佛教的虔誠信徒，而回紇人也一樣的是佛教的虔誠信徒。當時彼此之間宗教上也是不成問題的。

宋時伊斯蘭教的勢力在中央亞細亞擴張甚速。花剌子模已成為伊斯蘭教國家。天山南北伊斯蘭的教義也漸漸的傳入了。等到元代平定西域，在天山南北路的蒙古貴族，因為對於西方的婚姻以及大量的錄用阿拉伯的知識階層，於是傳統相承的佛教徒終於被壓抑下去，而天山南北的住民也都成為穆斯蘭的分子。

元代的天山南北路，始終是大汗帝國的一部分，明朝代替元朝，在西域方面的地位，也被人看做元朝大汗的當然承繼者。哈密城長期被認為明代的軍事據點。一直到嘉靖七年（1528 年）才棄哈密城，而嘉峪關之西，便淪為異域了。

清康熙三十六年（1697 年）平噶爾丹，漠北西域均來內屬。至康熙五十四年，命肅縣總兵駐防哈密；五十五年，築布隆吉爾城。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平天山

北路的準噶爾部。二十四年，又平天山南路的回部。二十五年，開始在烏魯木齊屯田。二十七年，設伊犁將軍，於是天山南北路更正式內屬。到光緒四年（1878年）左宗棠平定阿古柏及白彥虎之亂，新疆又進一步和內地密切起來。光緒十年設甘肅新疆巡撫，下設兩布政使，是為建省之始。光緒十八年正式設新疆省城於烏魯木齊，更奠定了新疆政治的基礎。只可惜在同治十年時巴爾喀什湖以南地區被俄人占去了（由曾紀澤去交涉，只收回其中的一小部分），後來成為俄國土西鐵路沿綫的大部分。

兩千年以來，中原和新疆始終是不可分的，只有明清間一個一百多年的時期，和中原有一個比較長期的分隔。但這只是因為明朝皇帝大都是歷代最荒謬的皇帝，所以生出這樣離奇的現象。今後的世界，只要有中國，就應當有新疆。我們今後應當力求民族平等和宗教自由。我們愛護我們祖先的聖地，我們也愛護現在新疆的弟兄。雖然現在說着不同的方言，我們相信只有真誠團結，才可以共同向上。